



埽葉山房藥鈔

二

4曾4
595
2

二



門 4
號
卷

知錄集釋卷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

原注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鯀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閻氏曰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統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注曰為其失事正也陳澧注曰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于承事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用詩書不諱耳楊氏曰虞夏時亦未有諱考之尙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允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



有以十干為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
皆號以代其名原注白虎通曰殷自天乙至辛皆號也
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為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
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原注武庚亦
名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原注孔氏西伯戡黎序傳受紂也音相亂號則臣子所
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
也原注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土言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
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
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諡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
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
而無號自商以下寢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諡

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諡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
有諡而十干之號不立原注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
商人之稱陸淳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諡者少其後乃皆有諡然王季以上不追諡
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
所以為聖人也歟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
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
以為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
五為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
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為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原注儀禮昏禮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禮記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元凱乃謂外祖父母祖母從母子及妻父母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注成案非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原注左氏桓公六年傳注楊氏曰杜氏之所以異于孔鄭者以傳文云修其五教親其九族注既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矣則九族更不得就一本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注成案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注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者與其子為一族注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注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母之姓為一族注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二妻之姓為一族注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為異族故簡去其母注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惟取其子夫既

以為異姓有屬者而仍數五屬之內為一族則不辭若無姑或無姊妹無女子則九族不備皆理之不可通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九族之為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其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其公距戴公九世原注此十三公內除同世者四公不謂顧氏乃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元宗之時已有七族原注中睿二宗同為一世沈氏此證九族若其歷世滋多則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恐未精細

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原注杜氏於襄十二年傳注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前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又孔氏正義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原注桓六年不知高祖之兄弟與元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高祖之兄弟亦親盡無服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烈之所謂壽有長恐不在九族之列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在慶元為高叔祖其明證矣原注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府中尉俊晰年近五十攷其世次於孝宗為昆弟而上距宏治之元已一百八十年秦晉二府見在者多其六七世孫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元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

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原注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已之曾元是所謂以五為九也陳氏禮書曰已之所親以一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元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

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原注適者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則會長子在皆為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總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總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楊氏曰世叔宜云世叔叔父下同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原注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為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為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沈氏曰此下宜增故服大功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總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沈氏曰此下宜增曾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為從大功同

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總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總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總麻沈氏曰此下宜增兄此發孫而旁殺者也沈氏曰族祖而旁殺者也固宜增人曾祖兄弟總麻發曾祖而旁殺者也兄弟曾孫總麻發曾孫而旁殺者也宜自為兩段至高祖兄弟無服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汝成案先生所云從世叔即喪服小功章從祖父母族世叔即總麻章族父母沈氏此注既乖服術又外出云

後魏孝文帝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曠民如燠如旻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爲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

原注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貨索隱

曰家語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微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原注左傳文八年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愠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愠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原注東迤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曰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原注本郭

璞說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為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為三而人震澤自震澤復分為三入海按江之入海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數千里而入海即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為一亦嘗分一為三况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二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游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盤地理志指松江為南江永陽江荆谿諸水為中江大江為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荆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惟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以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能向以人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為二其一即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為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獨焉不知桐水今之

廣德長續今之大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為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融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為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為南江道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南江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三江俱會彭蠡合為一江入震澤夫合為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荆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南江至尋陽分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此本漢志舊注岷山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一原而三目今載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為大江之委一以為原不甚遠也則荆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夔孔鄭之說而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為一東至揚後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注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波山部有岷山大江所出峽山中江而揚州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

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嶼岷以西安得越梁荆而紀之揚况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三江也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北江東江南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白規湖名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下江亦曰婁江是亦本原仲初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峰皆以為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僅為吳松江支港故孔仲達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攷揚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俾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攷則俾婁江入海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至彭蠡分三道大抵即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從岷陵入海而松江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子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者考吳志有白蠟江笠澤江意者即是耶不知白蠟即東江笠澤即松江東發失記張氏原注而縣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

太湖之下三江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為松江東
南婁江北東江一謂三江吳松江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
欲為之辭而不得也若韋曜謂吳松江漸江浦陽江為三
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南及松江浦陽江為三
江又南則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運諸暨始寧曹江然
後返永興之浦江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或且祖
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或且祖庸
而制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
可于惟水經泗水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
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為章澤之言蓋揚州東南揚子江
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各維一方為
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
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即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
吳越之境為二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之與越三江環之
傳旁通曰三江不為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
在揚州水之大者莫若揚子江松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
下何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交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
不合明矣况岷江入則彭蠡諸水從矣鄞孔諸家所謂中
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該之漸江入則浦陽諸水從
矣

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者已該之蓋舉三大望
而諸小江虛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
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而東黃魚梁謂之吳松江
陳沙謂之揚子江曰由徘徊頭而北黃魚梁謂之吳松江
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曰一貢耳不應既以表制復是
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貢耳不應既以表制復是
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江尚兼漢言之至揚始有專尊
泥自南康至海千五百里不得專屬則也試以禹貢書法
言之淮南推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備謂著之一方
不于會稽在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
侯于會稽在攝位後若治水時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
州之鎮所不知禹貢該括眾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
施功之少故略之耳若顧寧人之疑古所謂于導水者或以
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况經文中以秦漢之際別有三
附會也若胡朏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
江以分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為南江以
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為中江合岷山為北江以
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攷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即
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肅明將正

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純說黃文叔頗不謂然其後季氏罔始引之東匯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姚刊部曰漢地理志曰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在貢之後周職方以爲揚州之川國語以爲環吳越之境下至秦漢人凡云三江者皆此三江也夫江漢既合其下流爲北江者固非必漢水爲中江者固非必江也然而導川之文分紀之曰導漢水爲中江者固非必江也然而導地勢南北而概分之曰導漢水爲中江者固非必江也然而導地志以注禹貢故疏引其說曰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言江自彭蠡而下始流爲三也又曰經言東迤爲南江其解尤善蓋地志石城縣分江之水也導川有北江中江而南江豈其理哉故言導江至於東陵其分而東流者迤邐入海是南江也其北流者又會于匯也且經文簡導湖口乃東北說會於匯爲彭蠡而實非是今會于匯也且經文簡導湖口乃東北皆互見導漾已言東匯澤爲彭蠡矣導江不必再言也然則夫說禹三江者莫詳於漢地理志莫善于康成之注書而惜乎不可盡見自是之後江水支分南派湮失人疑所

不見而說乃曰紛章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其言始謬郭景純則以今大江易其浦陽夫浦陽占不與江通不當名爲江景純易去之爲是而景純所數之三江實即地志三江之委固不若地志原委之分明也若夫庚仲初以嬰松江之委固不若地志原委之分明也若夫庚仲初以始不足辨而徐堅初學記不知得誰氏之說誤以爲康成乃以彭蠡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漢江爲北江夫經于導川言其下流乃爲此三江耳而求之揚州其三江而漢水人豈當六七而何以此謂之三江且揚州其三江而漢水人背此豈康成言哉近世胡鼎一可通與疏所引之鄭注絕相於闔廬非禹跡何其謬耶墨子禹南謂蕪湖石城之水鑿之注五湖之處是石城蕪湖水禹所爲非闔廬也荀子日禹通十二渚疏三江墨子荀子禹所爲非闔廬也荀子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固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皆揚州此釋職方也即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尚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

南者南江也禹貢導水經文質之於漢曰東匯澤為彭蠡東
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於漢曰東匯澤為彭蠡東
為北江入於海分于江東迤北會于漢曰東匯澤為彭蠡東
則自湖口而下分為三而以南道者為南江行北道者
言北江過湖口實為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
論也考之石城縣分二其一東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
縣南東至石城縣分二其一東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
海陽者為北江自石城縣分二其一東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
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入海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
江水自石城縣東出餘姚入海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
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
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係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吳縣南入海
附記不詳中江所經而陸行有八里自楊行密築五堰江
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堰則陸行者八里自楊行密築五堰江
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無湖分以
而會具區故鄆道元以南江即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
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溪為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
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非如康成之合三江而為

一矣王氏曰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
密將臺濠作五堰拖輕舫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
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八里又五堰曰何家堰
長九里又五堰曰東五里堰長八里又五堰曰何家堰
為上下二堰通名東堰此似東堰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
志高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
陽湖西北流入蕪湖大元則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
流而西北入江與漢志東至陽羨已不合矣然漢志中江
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昆陵之北江即今通州入海之大江
不入震澤也震澤之南江即松江之北江今通州入海之大江
者也二孔以導水為皆入震澤殊為妄謬且此三江雖有南
北中之名與導水之獨不思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
而二孔牽合為一獨不思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
東北二孔牽合為一獨不思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
為三孔入震澤豈非誤以漢志三江當禹貢三江以漢志
記索隱誤同再致江澤而遂以漢志三江當禹貢三江以漢志
中江即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宜興
之荆溪西連固城石白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
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荆漢震澤比水三代以
上本不相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遺蓋

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可謂解頤之論沈氏曰便是
既之一語非起下文而底之一字實緣上文也必執一而
論則固矣且三危既宅三
苗不叙豈非相蒙之文乎

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

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固錫姓之法廢而

魏齊以下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原注春秋傳

居於瓜州蓋古者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

矣分北三苗之意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

因生賜姓古惟黃帝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四母所生為十

舜時雖有賜姓不過因前世之姓而命之有夏有呂皆以

國氏也三王知其不能行故為立宗之法若後世而欲錫

姓則漢劉唐李顧足法乎至云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則又

似以元魏之改姓為非兩無處矣先生徒以帝王之後儕

千庶人遂感愧及此自是偏激詞也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為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

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為國屏翰羿何

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

屏周原注杜氏解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而少康

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

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

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為泥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圯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元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澆之從欲不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眾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為興復之計者其念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敗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

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為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

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原注在今壽光縣以代斟鄩原注在今濰縣

而相遂滅原注左傳哀元年乃處澆於過原注今掖縣以制東方處豷

於戈原注杜氏解在宋鄭之間以控南國原注襄四年其時靡奔有鬲原注在

德平縣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原注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

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

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為力矣

原注竹書謂太康元年即居斟鄩非也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

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楊氏曰楚辭本意蓋謂淮南子女

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

曰原注和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原注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

允征

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與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繼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耐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耐湯於廟也原注非朔者先君耐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爲王而伊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楊氏曰十二月也

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耐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耐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耐即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耐故踰年斯即位矣原注如魯成公以八月薨十二月葬襄公以明年正月即位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未失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耐耐而即位殷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柩前即位爲後代之通禮矣

西伯戡黎

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
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
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為少師
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
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大師疵少師彊抱其
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為微子也原注周本紀漢
大師疵少師彊楊氏曰古今人表以棼干繚皆作紂之樂
官董江都說亦如此若微子不歸周金仁山辨之極正沈
氏曰宋微子世家曰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
于軍門則後儒亦本于史記而太史公之傳聞有異同也

殷紂之所以亡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
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
紂之為君沈緬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斲脛蓋齊
文官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
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
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
不立者矣原注史記燕王喜遺樂問書曰
紂之時民志不入獄囚自出即以由主守之
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
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
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情
輩為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

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
伐至不仁者偏僻也未得為窮源之論也汝成案亭林痛
壞故發憤言之其實酒運威國法蕩然皆不仁也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得謂非窮源之論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
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
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原注荀子言周公殺管叔虛殷國
於維也朝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
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
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

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原注紂
神之命

日乃致辟管叔於商武王無當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

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

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

商人是因涕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人之征誅也取天下

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弟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

原注高誘淮南子注曰天子不
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

不願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

所存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以封其遺允蓋不以畔逆

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

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子言之則侯
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
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左氏哀二
十四年傳曰天之在商久矣原注信二曰利以伐姜不利
子商原注哀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原注國語吳王夫
商魯之問子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韓非子子圍見孔
子於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逸周書王會篇堂下
之左商公與公之馬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
之故謂之商鄭氏注曰商宋詩也闕氏曰按左傳哀二
四年孝惠娶于商此宗人魯哀對魯哀公之言宋林氏注
曰稱商不稱宋者避定公諱也天之棄商久矣不日棄宋
而曰棄商者即下文象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亦一姓不再
興之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為商顧氏未識當時言
之意宋人為鹿亡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曰夷曰小國
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此稱商正可意
會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不日伐齊與宋而變文言姜言商
者取與上文陽兵協韻固古人文字之常下文伐齊則可

敬宋不吉不用協韻便直稱齊宋本號則可見矣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是商
人慨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
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者異矣原注樂記曰殷殷之後於宋此本之
王下車即封
微子更誤
或曰遷殷頑民於維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靡之民
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
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已
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
徒也無連坐并誅之法而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
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維邑又不忍斥言

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
 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謂
 曰是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為殷之庶
 民矣則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
 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一
 則曰宗氏可則曰分族尚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
 一氏族而分於康叔者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
 獨為民乎此不可解其為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
 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為讎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
 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
 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

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惘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
 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
 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不得已
 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為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
 怨發章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
 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
 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
 稱我小國以天下為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
 中心悅而誠服下世三十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
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
爾眾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
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
邪原注蔡氏曰泰誓武城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
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已
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偽耳楊氏曰
世讎言乃祖乃父謂其凶虐非并其先世而讎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祚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
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場夢以說
眾者也原注左傳昭七年衛史朝之言曰筮襲
于夢武王所用也是常時已有此語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

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姓不迪
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
民皆有責於我似爲紂曲楊氏曰蔡傳因下
有今朕必往爲義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
至也原注馬氏曰豐文王廟所在鄭氏以爲出廟八廟皆
步行今按書言步自周則不但於廟也雍錄以爲步
行二十五里後之人君驕恣倚仗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
則又太遠而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原注皇帝輦出房見於漢書叔
孫通傳乃秦儀也沈氏曰西河

毛氏經氏云字書輦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字以二夫行車為形而義即因之考雜記有土喪與天子同者三一乘人又周禮中車下皇后有五路一乘輦車以人挽之此非古軍不用人可知也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

機原注枚乘七發本此作脈瘳之機宋呂大防言前代人幸在宮禁之中

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原注

周暉清波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

內侍製麻屨行勝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一步趨其一至

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北

即曰追王大王王季不追諡繫王迹所起實則商之諸侯也必尊文王為太祖則不以于商先王之統明矣楊氏曰據中庸木文亦只是周公所定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王季王

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

告庶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

王之時已追王太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為得也沈氏曰

云武王受命之日年已垂暮周公以母弟而為相一代制

作皆出其手故以成德歸之中庸之意元不指踐阼以後

後人自誤後人自誤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

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為得也汝誠案詩疏

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

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詩人追頌多侈

尊號然或意別始終則辭分文質未可以此疑文之稱王

在追王前也又及詩禮記疏多言文王稱王在成崇後而

沖遠書疏又言文王斷虞芮訟後改稱元年文王既未稱
 王而得改元者諸侯自其國各稱元年云云若然則虞
 芮質成文尚未正王號大傳之言不為失也蓋追王之禮
 斷自武王至周公追王云者此是以天子禮改葬太王王
 季非上尊號也先生及莊侍郎前說亦未區別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
 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
 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竊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
 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
 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原注疑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
 載木王號為
 文王東伐紂

彝倫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
 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

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而彝倫叙矣楊氏曰極五行五事八政之屬
 該以人倫略無遺漏故曰達道

龜從筮逆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為主周
 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
 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
 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
 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原注
 左傳
 晉獻公將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
 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
 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
 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是終未去初既遠推尋
 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為短也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

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原性舊唐書

周公居東

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眾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徐鴻博曰魯世家人或謂周公周公奔楚尾繫水鬻其墓李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左傳十三年遷晉侯于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因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工之墓地必非遠涉東都也莊大令曰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尙書大傳曰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四年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年營成周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亳無辟居之事以詩考之蓋成王諒闇周公爲冢宰百官總已以聽除喪後周公即東征東征之二年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于奄則誕保受命自東征始小終雖東征以後之事亦在七年之中且書所謂七年蓋成王卽位之九年書綜其年數故言七年非謂紀年也而鄭乃謂周公攝政稱元年及致政成王而又改元此皆尸俊孫卿之徒創爲邪說以爲亂臣賊子所藉口漢儒襲誤承譌遭新莽之篡緣飾經藝侮亂天常猶不能悟誠可謂憤歎者矣

微子之命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原注孔氏書傳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沈氏曰毛西河經問云封宋爲公則受爵矣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矣若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此史例有然猶康叔

改封衛侯亦終身稱康叔不稱衛侯也其弟行未嘗封微而仍稱微仲亦史例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吳太伯吳仲也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有同稱者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微仲同末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為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為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為字詩序泰仲是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皆史例也

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汝成案先生之義甚義似不必然康誥不曰衛誥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篇之誥且篇中明言建爾于上公周既命之微子當無不受之理此亦是史臣原文爾又前沈氏引毛西河經問云春秋書吳季是也改春秋止書蔡季紀季無吳季毛氏誤也

酒誥

酒為天之降命亦為天之降威紂以酌酒而亡文王以不腆於酒而興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曰漢書以為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為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其稽我古人之德

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祗
適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耆成人又別求
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
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
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
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徃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曰
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
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葵戒明王之
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
千秋之鏡聽元生于薦之歌亦能以謬譎爲珠璣以仁賢
爲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曰崇開廣運之潭致江南之
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槽彌互數里靚妝鮮服和
者百人乃未幾而薊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銜之徒剝
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朝觀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為天子而殷為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汝成案王會之先生宋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人元先生注稱為元儒者誤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自來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

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原注元儒王相論亦

同此但更置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

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

其君是也原注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既克而成王踐奄

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

原注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是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

於篇之先後而強為之說原注至于再至于

三當從蔡氏說

建官惟曰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攷之傳注亦第以為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為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及浙伯與朱虎能鯀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

詳而人子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
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
亳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
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
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
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
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
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
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
若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寢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
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宏以爲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趙氏曰隋書劉炫對牛宏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
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
部據此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然吏歸
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未流流滿
爭緣賄賂之風必甚卽其申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此
微恩致其私感以致成黨援門戶背公向私者比比也
政之所以日繁而沉既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燦佐之
屬許州府辟用原注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
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
足矣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
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
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
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

古人穴居土穿土為穴以居人也原注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此語必有所本
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
家室今河東之人尙多有穴居者原注今人謂窯即古陶字莊子言逃虛空虛空謂冷窯也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為九
官之首

顧命

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
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為可
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原注不言管禮知是闕文豈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尙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及者乎而秋設黼展綴衣以下即富屬之康王之
誥原注伏生本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篇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

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古
之人君於即位之禮重矣故即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
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為君春秋之於魯公
即位則書不即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
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為繼體之主而史錄
其儀文訓告以為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
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
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侯是已祔之後也原注記曰卒哭日成事是日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
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
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

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

原注蘇氏亦知其不通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

禮也以宗廟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禋三年之喪以

盡斯須之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

商書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原注漢書孝文紀元年

高廟蓋循此制楊氏曰觀孝文十月則知商十二月矣

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學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楊氏曰堯老

天下可以無君之說殆非

自狄設黼辰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朝羣臣

聽政專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

說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

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

夏四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

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於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

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卽位

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也

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為尙有關文洛誥戊

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月日

而王不書金氏以為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
 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賓牟賈言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余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疑顧氏
 子諸侯在喪即位有定所有定期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
 門之內應門內即位於外治朝之君位天子諸侯三朝惟
 治朝日視天子正朝即位於此所以示臣民之有君定眾志
 杜紆萌也天子如是諸侯亦然特天子在路門外庭直門
 中諸侯遊天子在路門外庭之左故聘禮曰君朝服出門
 左南鄉此即位之所也西伯相命士須材上湖乙丑巳九
 一篇天子七日而殯諸事不數死日故七日王申殯癸酉
 日大夫以上斂殯諸事不數死日故七日王申殯癸酉
 為賓明日也而受顧命於是日即位於春秋季定公元月
 明日即位周公之制也諸侯亦然春秋定公元月六月癸
 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於喪至於長亦殯明日
 于王戌者然故丁卯殯而公即位於喪至於長亦殯明日
 注曰諸侯五日而殯殯則嗣君即位夫即位於朝而視朝
 後世謂之臨朝所謂示臣民之有君者如伊訓而諸侯亦
 推此即位之期所謂示臣民之有君者如伊訓而諸侯亦
 文又襲太保畢公率諸侯入應門之典而日奉嗣王祇見

厥祖侯何羣后咸在似即位必先見祖不知格文祖若
 已終喪終喪親政固宜見祖在喪無見祖之禮又偽伊訓
 與見祖聯文似即位必先見祖在喪無見祖之禮又偽伊訓
 傳本之不知即位所以示臣民有君正當在治朝經傳亦
 無在廟之文也公羊以春秋元年正月書即位者七公遂
 謂諸侯踰年即位知天子亦踰年即位不知春秋七書元
 年正月公即位者皆疑也始於桓而至于文後遂習以為
 常耳蓋桓公即位者皆疑也始於桓而至于文後遂習以為
 即位之禮經書之志變古也文之正月即位者皆疑也始
 至正月耳且春秋君即位而十月葬有康王定公可徵則子
 慶傳曰子般即位而十月葬有康王定公可徵則子般宋
 成公卒傳曰昭公即位而十月葬有康王定公可徵則子般
 昭公即位而十月葬有康王定公可徵則子般宋成公卒傳
 莊三十二年傳曰昭公即位而十月葬有康王定公可徵則
 必即位于桓公十八年四月公喪至後六月故隱曰公亦
 年正月經皆不書即位而傳又各釋其故曰攝曰夫人出
 日亂曰公出者左氏似亦據元年正月昭未踰年明言即位
 典從而為之葬也夫天子諸侯在喪即位昭未踰年明言即位
 者自顧命康王之誥不幾倒置耶胡氏曰自古嗣君受顧命之
 是惟顧命康王之誥不幾倒置耶胡氏曰自古嗣君受顧命之
 顧命康王之誥不幾倒置耶胡氏曰自古嗣君受顧命之

禮僅見于書之成康蘇氏謂冕服非禮引孔子因喪服以冠之義夫朝廷典禮當直舉本義雜取他文以意通之非也以其服冕實位理所必無麻冕滿裳天子祭服與冕純用吉服有位於班純用祭服故注云無事於奠祝故不之寢此非倉猝所定或古來相承如此服酌吉凶之禮喪之日無君又不可遽行即位之禮嗣王定位于初喪以喪之禮定其為君天子無答諸侯之禮而主喪之孤有拜稽顙之禮御王稱名皆非常朝比也至列國大夫欲以弔答拜且對其臣稱名皆非常朝比也至列國大夫欲以弔喪而因見新君則去既殯即位已久故叔向以喪禮未畢距之與此不同也法成案公羊傳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此語必有所本天子七日而殯也自此書云越七日而殯命士須材出諸棺也所以殯也自此書云越七日而殯行柩前出見諸侯于治朝然後反而成服皆受命于大端但髻髮腰經耳無不協者既殯而後衰麻殯時尚服云脫衰襲吉之嫌也

矯虔

說文矯從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章

昭曰稱詐為矯強取為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想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鉄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棗常繅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

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胡氏曰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百官以畏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者也王道大明作福作災於已取之蓋無所事於神矣道之不明理不可信不得不求救於神以免意外之禍愚民小夫緣此莫無端之福武人劇盜頓首像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度九黎亂德之世夫都知此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於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原注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鄆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維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

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原注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氏以攜王為伯服蓋失之不攷楊氏曰觀左傳後序則成侯已見竹書但不甚信之耳並非失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

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

平王既立於申原注申國在今信陽州自申遷於維邑而復使周人

為之戍申原注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壬戌申則申侯之伐幽

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

冢嗣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號公之立王子

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偏而平

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

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為能得當

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
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原注葛藟
詩序謂平
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
古今人表以傳言平王東
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
之此之辭盤庚遷于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
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
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頏
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
原注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汝成案春秋
起平王末年而託始于讓位之隱或亦有微意歟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

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原注邵
子說小之乎知聖人
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為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
文卽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
柄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穎原注
蔡曰秦之興始於孝公
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
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原注自獲
麟之歲以
至始皇滅六國并
天下二百六十年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
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
近於圖澄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甘誓天子之事也允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
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尙書

汝成案原注師古曰中者云云考志無此注當是儒林傳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誤文

漢時尙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

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

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

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原注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尙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原注內泰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為二也又曰

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

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

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

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

六篇原注師古曰見行世二十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

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原注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校歐陽大小夏侯

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

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

百有餘脫字數十原注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

遭赤眉之亂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

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

原注言此為最多者明張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

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

子又傳左氏常授說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

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原注傳未又言平帝時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劉歆為國師璜愷等
漢書十四博士無之蓋光武時廢皆貴顯原注言劉歆者哀帝時歆移書太又曰世所傳百
常博士欲立此諸家之學故也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原注或
或合又采左氏傳書序為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
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
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為二也後漢書儒林
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原注賈逵
古文尚書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
尚書古文同異為三卷帝善之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
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
逵馬融鄭元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
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而無可攷矣錢氏曰杜林及賈
文即安國真古文但非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
梅賾所獻之古文爾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申文尚
原注言參用今書原注又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
文古文之中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原注又
范甯李容姜道成注古文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
尚書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
傳之二十八原注一堯典并舜典慎微以下為一篇二臯
陶謨并益稷為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

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為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費誓二十八秦誓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然泰誓非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則泰誓非伏生所得而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折其實得時不與且非今之泰誓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伏生所傳同也

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元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原注正義曰鄭氏書於伏生所傳之外增益二十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

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一篇為一卷九共九篇合為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數此即張霸之徒所作為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目不同錢氏曰謂鄭氏所傳增益二十四篇為張霸之徒所作者孔穎達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原注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冲以柳授城陽城曹曹授汝南梅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齊典一篇此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鄭元注禮記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增多二十五篇原注大孟子凡引此書文並注云逸書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大甲三篇九成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罔命二十五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偽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

典亡闕取王肅本慎微以下之傳續之原注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齊明帝建

武四年有姚方與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托入

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

文古文皆有之三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

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與又合而一

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孫氏

書有四而為者二十七者三一日漢文帝使晁錯所受伏生尚書二十八篇秦誓後得大小夏侯為二十九歐陽三分

盤庚為三十一馬氏鄭氏三分秦誓又分顧命出康王之詔為三十四益以書序而為之注即隋經籍志所稱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元注尚書九卷也此二十八篇經文為伏生壁藏之餘見史記漢書儒林傳及藝文志據王充論

衡亦云伏生抱百篇藏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而為孔安國序稱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朱亥

公亦承其誤大背漢人之言蓋誤會衛宏所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以為口抄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

義非本文亦或即是火傳也孔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當時謂伏生書為

今文蓋在孔壁科斗書既出之後稱今以別於古且秦時改篆用隸諸儒或以高經以復循誦劉向既以中古文校

三家經文脫簡脫字文字之異後漢杜林又得漆書古文賈逵選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於是今文合於古

文隋經籍志稱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是也馬鄭所注雖止伏生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為

二十四又注壁中百篇之序遂題曰古文尚書而唐人猶謂此為今文者以惑於偽古文也一日漢武帝末孔氏壁

中所出古文尚書杜林得之西州鄭氏受之張恭祖皆即其本較伏生書增多十六篇合於伏生書二十九篇并序為四十六篇古者竹帛異施篇卷同耳故藝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而班固自注為五十七篇者內分盤庚秦誓各為三顯命為二九共為九除序數之五十八武成後亡故云五十七篇也古文增多篇無傳注故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馬氏稱為逸無師說漢晉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為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

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為不見古文或矣孔穎達
引東晉碑孔子壁中書將始宅殷隋經籍志云晉世秘府
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又載有徐邈撰古文尚書音一卷
梁五經博士劉勰注尚書逸篇二卷唐志有徐邈注三
卷陸德明稱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亡古文蓋絕於此時
也一日漢成帝時張霸所傳百兩篇書既以中書校之非
是乃刪其書今遺文僅見王充論衡有云伊尹死大霧三
日孔穎達誤以古文二十四篇為張霸偽書又以鄭氏所
引允征厥能元黃為是張霸書詞可謂以不狂為狂霸書
自魏晉以來未見稱述蓋亡於漢也一日晉元帝時梅賾
所傳尚書孔傳五十八篇引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妄稱鄭
仲所傳古文齊姚方與又獸舜典有乃命以位已上二十
八字隋劉焯取而列諸本第始或格於朝議或不行於河
洛至孔穎達為偽傳誤正義而鄭注漸微其時孔壁古文
久亡遂無能辨其真偽故劉知幾史通稱姚方與采馬王
之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孔史儒林傳稱
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
則鄭康成隋經籍志則稱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也
今考梅頭書篇數與古不相應宋會書傳又多舛錯大異
史遷所從孔安國問故之文與顯背鄭說者難更僕若允
征之以人名為國族契之西豪為大尤可怪也伏生二
十九篇本文存此書中亦或刪改如二十有八載下改放熱

為南字說文引周書遽以記之今為虞書帝曰毋若丹朱
傲禹曰子娶塗山云云皆脫帝曰禹曰賴有孟子董仲舒
書史記漢書論衡可証耳偽孔古文尚書宋吳棫朱文公
嘗疑之當時不能博考以証其偽近世閻若璩惠棟互
加考證別黑白而後音旨學者始知偽孔傳之非真古文
矣尚書一序於泰火則自篇為二十九再序於建武而亡
武成三序於永嘉則眾家書及古文盡亡四序於梅賾則
以偽孔真而鄭學微五序於孔穎達則以是為非而馬鄭
之注亡於宋六序於唐開元時詔偽包改古文從今文則
并偽孔傳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真七序於宋開寶
中李鄂刪定釋文則并陸
德明音義俱非其舊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
也孫氏曰家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微
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意古人蓋以
二典為虞書大禹
謨以下為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
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趙氏曰案孟子咸邱蒙
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勿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在
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本而引之為堯典則此明是

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況史記堯本紀直
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
巡狩封山濬川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
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
本之作堯紀如此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于釐降二女而
必至過密八音方止也姚氏曰據史記以過密八音以上
為堯典月正元日以以下為舜典文氣仍是割裂經文直敘
舜事無容中畫也蓋別有舜典而今亡之不必分截以足
之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皇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
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
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
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
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罔非元
后何戴后非罔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
書者贅矣原注正義言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何則記此書者

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
入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
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
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
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木紀而後為全書也趙氏曰左傳補為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孔子刪定題為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于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于宋而謂之唐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皇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
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為
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
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
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
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
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
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尤爲切當今錄其說錢氏曰亭林
書序不
可廢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參
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

千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
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
盡信也

豐熙僞尚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
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
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
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
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
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原注鄭人言出其子坊僞
譌又有子貢詩傳後儒往
往惑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

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氏為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葢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足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宋咸平中日本僧齋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

洪範皆謂之商書原注文公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人所說故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原注孔安國傳道岍及岐即云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自是漢以來五子別無異文史記夏本紀亦先九州而後道山道水之歌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也原注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為逸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公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解亦以為逸書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

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為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閒猶不敢輒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撰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原注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

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

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

原注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人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

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元征顧命不難於議而今日且

經況傳注乎趙汝談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意

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

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原注近有謂得朝鮮本尙書於洪

元王樞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補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尙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

書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偽撰也漢東萊張霸偽造尙書百二篇以中書

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

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偽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

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日知錄集釋卷二終

日知錄集釋卷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

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詩譜小雅

八篇為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

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

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

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原注釋文曰從六月

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十四篇前儒由公

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

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

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

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
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
祭祀燕享是也全氏曰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
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不謂之樂而
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庭況列國之風乎亭林
於是乎失言祝變風亦概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繼
衣齊風之雞鳴秦風之同袍同儕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
不可不知也汝成奚釋文止云前儒申毛先生誤作申公
毛公十月章箋云刺厲王正用魯詩說見漢書谷永傳注
則申毛云者當是仲毛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
之義非申公毛公也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
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
須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
失而邾庸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

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
風之目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
篇無國風之名不但立正風之名之非而已愚所見十五
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魯人歌周樂
則缺雅祭禮則缺綱頌大戴禮投壺禮稱可歌者八篇則
魏風之伐檀在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代禮之詩與鹿
鳴騶虞文王並列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
程大昌謂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邶至豳十三國詩皆不
入樂豈非妄說乎彼特見蘇氏釋鼓鐘篇以雅以南誤以
為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耳蘇氏之謬前辨之已悉矣見小
雅鼓鐘篇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邶以下左傳但紀國而不
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境內兼
得之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
以爲詩名也十三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而已且季札聞邶
衛則云是其衛風間齊則云泲狹乎大風風之名較然著
矣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候女作歌
日候人猶今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爲詩

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況呂覽豈傳信
之書耶又曰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
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旨不
同也王制曰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時不同也故敘詩者止言作詩之
意其用為何樂則弗及焉即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
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為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
敘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載於樂經元無煩敘
詩者之贊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
燕或以為樂陳成俱以詩之相似意通而為之說殊不
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
通考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
廟何嘗以其詞或泥舍詩而徵樂亦與乎古人之詩教矣
朱子嘗論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為樂而作斯
語甚當及傳詩則傳會樂章以立義與已說相違不可解
也汝成案陳氏雅南說云文王世子胥與已說相違不可解
妻桑左傳南籥杜氏以為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
禕傳引詩云以雅以南誅任朱離注引韓詩云南夷之樂
日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於雅又言毛詩無誅任朱離
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既同而齊魯詩復列
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為南夷古義皆然則程氏說益無据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幽謂之幽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
原注據周禮籥章而非風也南幽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
此詩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日然禮
擲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楊氏曰泰之云詩之
有風其原誤于左氏荀氏王制之云非所疑也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
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
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
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
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

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漆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為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為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辭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鷄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弒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原注舊唐書高宗諸子傳黃氏曰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破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為之諱而指為

雅音失之矣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畧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邨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壘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為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為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錢氏曰四朝聞見錄云考亭先生晚性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為淫奔之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

陸子靜門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何彼穠矣錢徵士曰傳穠猶戎戎也按說文穠衣厚自引此詩石經同韓詩作戎按說文無戎字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詩不

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

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

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

何原注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

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

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平王

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伯公二皆

必居一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

為平正之王齊為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

原注

毛氏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

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婚周之盛時

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據詩人欲言其

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弁之女矣

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姜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蹇

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

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

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

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

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為燕

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鍾之卒

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箚南籥文王世子所謂
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
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
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
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
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媾之風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
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
不錄之以示與周道於東方之意乎原注春秋襄十五年
書劉夏逆王后于齊
亦此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
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
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

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

原注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
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敬

也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

廬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卽唐人爲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

姿色者

原注洪氏隸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
女咸高賢姣媿漢魏門人作已如此

豈若宋代

以下之人以此爲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媾王道
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
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
稱而民間之謠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
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
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嚮者之說也
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

王之車而附於書一也江氏曰東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
之化異于黍離諸篇風而入召南其以此詩為有王者
故特附之召南歟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
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原注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
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
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
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
室遷邶鄘之民於維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雷
氏曰周書克殷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維曰武王克
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
殷俾監殷民孔晁于立祿父注云封以鄭祭成湯又云東
謂衛殷邶鄘霍叔相祿父也漢書地理志曰周既滅殷分
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鄘以封紂子武庚庸管
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詩譜曰武王以紂京師封武庚為殷
後又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自紂城而北
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服于慎王子雍皇甫土安並

邶鄘在紂都之西鄭夾祭則中衛南鄘東邶伯恭則南邶
東邶北南九域志謂武王立祿父在觀臺地路史亦謂武
庚封邶即漻邑今濬之白馬此宋以前諸說之不同也案
經傳凡言武庚之國皆謂之殷則武庚實封於紂南之殷
可知此詩商之宗廟在殷故周書曰俾守商祀廟社在殷
而紂始朝歌故牧誓曰昏棄厥肆祀弗答逸書曰侮滅神
祇不祀孔作鄭字乃鄘字之謬即謂殷也詩譜之紂城以
朝歌言北謂之邶東謂之衛自是定解惟南謂之邾不郊
惟西地河內亦有殷名即懷之南迨近大河不容更置一監
蔡叔霍叔于殷漢志又云以邶封武庚蓋一監處東一監
處西邶近殷都霍叔處之實與武庚共地而理殷都在紂
城之北一百五十餘里故詩之變風首列邶孔注亦云霍
叔相祿父也惟其共地而理叔受其制故叛周隆薛霍從
未滅書云管叔相者乃諸侯之命卿在下車之始注云霍
叔相者乃方伯之三監在既封之後據逸書竹書命管叔
相在武王十二年正月朔命三監在十二年四月初又曰
三監之中有霍叔此經之明文無疑者漢書志及書偽
傳謂三監有武庚無霍叔非是其分監之地即邶鄘衛是
也其所封之國則管蔡霍是也邶鄘衛皆武庚之封土其
國都則近邶武王使三叔處此者王封祿父為上公土公
九命作伯古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

三人蓋待以客禮使為方伯遵用商之舊制使其弟為之
監非曰勝國餘孽必監之以防其蠢動也遂成王立三叔
及武庚辟周公不得已而東征于是殷之國上命康叔及
中旋發尹之後乃悉封康叔諸謂武庚誅後更建此三
國以康叔為之長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此不然也左傳季
札觀樂為之歌邯鄲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以邯鄲屬之康叔則康叔時已有邯鄲可知聖
人于變風首列此者見此三地後雖康叔之國前實武庚
之封所以著武王周公之于殷大公至正無私天下之心
無如武庚三叔變而不善淪胥以亡此所以名寓其義而
即以風示後之不清者又曰殷商以前河內無衛名衛本
殷之封國姚姓故守其地在對魏氏之墟不在河內見續
漢書郡國志水經河水注武王克殷命百弁以虎賁伐衛
滅之見周書世俘篇始邑管叔于此故周書曰建管叔于
東蓋殷畿千里凡在東河以外者通謂之東周公踐殷降
辟三叔始命康叔宇于殷虛名曰衛自是河內始有衛名
邯鄲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邯某篇為鄲某篇為衛
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
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原注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
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為王齊詩以

為衛則知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攷之左氏傳襄公
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邯鄲衛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
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此詩今為邯之首篇乃不曰邯而曰衛是知累言之
則曰邯鄲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
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邯鄲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
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原注
漢書言遷邯鄲之民於維也成王之世已無邯鄲魏源
曰左氏載季札觀樂為之歌邯鄲衛曰美哉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三名一實運而不分視為之
歌唐為之歌魏判然二國者殊例是邯鄲衛之不可分猶
日殷商日荆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邯鄲風柏舟威儀之語以
為衛詩毛公分一國為三蓋徒因簡編過大而未念其名

實之不相符此異左傳者一也劉向新序以黍離為衛詩
問兄則知魯詩必列於衛風而不列入王風之首矣鄭箴
膏肓迷何彼穠矣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則是東周平王
之詩而不當於諸二南之後矣此異三家者二也國風之
例凡采風觀民各從其所得之地不從其所詠之人故木
瓜衛人美齊桓則擊諸衛猶嗟齊人刺魯莊則繫之齊乃
緇衣為周人美鄭武公為卿士之詩何以不繫之王而繫
之鄭考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諸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蠻莊公死祭仲將往省于鄆云
云此即鄭桓公寄與于鄆而得其國旋以番為下邑
而王風邶中有麻彼茁子嗟之詩所為作也邱中與緇衣
之詩皆鄭桓公為王朝卿士時小惠要結周民說而歌之
既皆畿內民風自當同列王風之末故魯詩以大夫為哀
息君之詩止以鄭息同為畿內之國故與其為周人所詠
之詩同殿乎王風毛以邱中緇衣一詩一繫之王一繫之
鄭既乘民風各繫木國之例且因此遂并大車邱中有麻
之詩北為周民詠鄭息者皆不知所指何事離
之兩傷較然明矣此異於魯詩公羊者三也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
之作檜原注左傳作鄆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為

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末亡之日乎原注口誰將西歸是鐘

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為邶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為

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

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為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原注

集答黃文叔書以為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

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為邶

鄘衛也汝成案三詩皆言衛事故氏謂之同風其不當

前存前代後也與雷氏言正合若然則康叔既封猶標其地是初為三國非三監明矣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

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與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為姪姊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為小君而能謙以下其眾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姊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無疆不遑啟處東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事也王事無疆何常之有喪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又曰君既葬王政人於國既卒哭而服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濟于西

發微士曰傳濟升也案許未重不收濟字隋當為躋躋升釋詁文彼作躋俗字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輝注以濟為虹是也

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源注其雨者雨也

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堯襄王

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

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

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原注王亦周初人師之本名馬永卿述

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

國至驪山之禍先生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

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原注吾范甯春秋穀梁傳序誤矣李文貞曰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世造一風同無間中外其後采諸列國者歸其本部則擲邠以下是畿內所得者附於雅則有小雅中諸詠諸詩故成康後畿內無風蓋俗化既散不能比於二南又不可別目為邠故歸之雅及乎既東則巡守不行而列國無詩乎王初年周太師猶舉舊職欲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自邠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內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別者以此至其晚成則并此二之東遷風雅亦僅存于平王故孟子曰詩人然後春秋作先需惑於詩亡之義乃以邠為邠以風為東而有降黍離於國風之說天玉號猶在諒則降之魯猶有頌夫子弗更也育降周雅為風乎漢成案康成云其詩不能復雅故賦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曰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又釋鄭志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義亦甚正惟譜穴幽下則見博一孔蓋名尊而實降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

二南也幽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原注惟何彼穠矣為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

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

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人寔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

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原注列女傳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

矣原注檀弓於文日夕為退原注說文繫傳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

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

者乎原注會至於酒德哀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之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有恥且格也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
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
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
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
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
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
以其禦土事而周無分器原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為荆
蠻置茅莠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原注晉語是亦無詩
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

詩微也若乃號鄭皆為鄭滅而號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幽

自周南至幽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幽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幽此非太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鬯章逆暑迎寒則飲幽詩祈年於田祖則飲幽雅祭蜡則飲幽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原注謂籥章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飲字室填籥籥籥籥籥管春臚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賦除播鼓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鳴鳴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為周公而作和聲有不同爾

則皆附於幽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縱

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縱獻豳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為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入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取弔羹羹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歷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閤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破囊而酬溫嶠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爲饌是

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譎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斷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于十

人固守衣裝五人廢養五人

原注傳曰腓辟也

如足之腓也原注見隨車而動

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

遇闕即補斯已異矣

原注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同

關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中補闕者

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

原注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

三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

為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

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
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
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為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
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
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
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
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為變雅乎采芑

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原注正義曰名
生於不足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
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
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
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原注如韓奕一傳
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
貪天禍固不待汚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
曲縣者始於朱子原注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
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

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
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
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
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
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原注唐書原州平涼郡治平高
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
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
三年收復關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
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
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
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
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閭越北不過大原而天

下潁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原注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土郡

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大原至于

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

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

為周之大原乎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閭澤延蔓太原

日原蓋古人之通稱也全氏以尚書大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春秋題辭高平曰大原故平涼亦有太原之名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

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原注十以黷

武之兵而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

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

內徙者今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三十九年伐羌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

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畧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

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原注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嚴

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

結盟而入寇原注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蓋宣王之

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

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糜弧之謠皆適會其

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

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

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原注竹書

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為之爾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鷄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謹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媒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敘為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注齧妃唇之詠宜於侍宴之餘原注於是搖頭而舞八風原注連臂而歌萬歲原注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

臧孫紇見衛侯于邾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上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

言也

皇父

錢徽士曰作都於向事在幽王六年見竹書紀年九域志同州有向城即此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原注

左傳隱十一年解縣縣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

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偏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郟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為民望則皇父實為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鄙

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

初猶然史記曰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汝成案曰者

數十百錢又云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是問卜者兼

用錢粟矣此特偏引一語爾惠氏曰古者卜筮先用精鑿

之米以享神謂之精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

之王逸性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

兆拔粟而筮者屢中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卑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

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

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原注左氏襄公十年傳

又

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

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貍魏是以削賤妨貴小

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幾其年弱尹氏之

剗刺其材瑱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

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也

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原注韓況申材以下有

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闞芷變

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讎人

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

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

錢微士曰禮記中庸鄭注讀曰裁謂生物也與箋異蓋三家說也亦作緯見漢書揚雄傳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所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為是言乎然而

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則爾謀聽我葦蒙則又不獨王之復諫矣

夸毗

天之方

弊無為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

原注後漢書崔

佞人足恭善為進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復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原注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申立守道者為疑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曰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

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
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
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原注長慶集策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
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眾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眾
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原注宋史本傳觀三子之言其於未俗之
做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
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
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王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
豈不階於存吡之輩乎原注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是
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是
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水見
剛者

流言以對

疆禦多懟卽上章所云疆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
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
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
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襄度之元勳而有
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
而怨詛興乎下矣郤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
作侯視者也孔氏疏采荅曰讒言之起田君數問小事於
小人也可不慎哉按成案明封疆勳替多傷於讒而卒以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皆由中朝奸邪之
徒流言以對也

申伯

雷氏曰申爲方伯非伯爵高之四章曰鉤膺濯
濯惟金路有鉤膺上公九命所乘是受命爲方伯

明矣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

女為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原注竹書紀年

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未申侯已叛乃未幾而為楚所病戎申之詩

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

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為楚縣矣原注左傳哀公十七二年言楚文王縣申

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

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豈

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德輔如毛

德輔如毛原注即輔中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

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貆奄受北國王肅曰今

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原注魏書地形志

韓侯城楊氏曰據水經注則周有兩韓國不可不辨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

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

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是所

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

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

燕眾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合召公為司空掌
 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
 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
 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為此
 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原注大全載朱
為不況其迫其猶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
 謂韓上在北陲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
 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
 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
 今以水經注為定江氏曰梁山在韓城而燕地亦自有梁
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
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既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

所奠定者韓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
 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歟雷氏曰路史謂韓於幽王之
 世失國此用國語應韓不在之說謂失其近燕之國也蓋
 失於北而遷於西故王符曰其後韓西也章昭謂韓於平
 王之世失國此則指其所遷之國近於禹貢之梁
 者韓之二國皆有梁山故鄭氏誤以遷國為封國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
 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
 為邑名焉原注左傳富辰言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
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
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探矣
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
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
 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
 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原注孫今於梁山則用鄭說

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原注即貊字鄭志荅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獫狁者皆在東北原注史記貨殖傳燕東縮獫狁朝鮮與番之利韓之北高句麗沃沮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獫狁在辰之南東窮於大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為獫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陳氏曰博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為安云古肅孫毓皆以燕為燕國得之至小經注載肅語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近儒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在今順天府固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為此說者因燕遠於韓不命燕城韓東萊引春秋事例之洵為允當且非直此也周

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間遠近山甫城齊自鎬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相等至以貊為東夷鄭氏性周禮據漢世言之耳魯頌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本謂淮夷行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魯傳義不謬也孟子言貊五穀不生此北方氣寒之證說文亦以貊為北方多種此詩其追也本作為貉此詩追貊書華夏蠻貊石經皆作貊注疏作貉諸本因之又曰呂記朱傳以燕為燕國其說當矣然所謂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而召公孫受封于燕者率之以城韓自朱傳謂韓初封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此城此言非也燕雖召公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食采于畿內若召公率之則所用之眾乃王師也王師而謂之燕師天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况召公為司空不見經典朱子為此說者特因崧高疏載王肅語謂召公為司空主繕治遂意召氏當世居此職耳不知宣王時城謝則空之職况其先世乎又案召康公歷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封韓大約在成王時也周書顧命列諸臣位次召公嘗為冢宰而司空則屬毛公詳見孔氏書傳左傳又云聘季為司空見定四年則成康之世為司空者已有兩人明著于經傳而召公不與焉安得謂召氏世居此職耶又周家六卿並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為司空康叔亦為之穆王命君

牙為司徒而幽王時番為之鄭桓公亦為之謂司空獨世
屬召氏豈其然乎汝成案陳氏之說辨矣第既主王肅孫
毓之說以燕為燕國復云詩之韓城在今西安又主魯頌
傳淮夷蠻貊謂淮夷行如蠻貊以訓此貊字義固當矣然
同州去燕二千餘里獨以此賦功屬成猶言不見要服者以
洛是築王城五服咸至宜矣而康成猶言不見要服者以
遠於役事而恆闕焉豈城此侯邑而惟勤是遠國至山甫
城齊自鎬而往此是王命往城稽度教護非率鎬眾往也
而云燕之與韓路亦相等甚矣攻韓之先祖是武王
之子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王肅曰今
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是有兩韓國也史記燕世家曰燕
北迫蠻貊山海經曰貊國其地近燕則雷氏譏康成誤以
遷國為封國信矣然尚有疑者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師燕
師城韓徐位山因曰後蓋追述其先祖事非宣王之時別
有燕師城韓若然鎬燕既近涿郡司空營度土功
是以令彼二地而括地志所云古韓國者似誤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為
營而後能為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
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
之若決水於于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
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譽
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
之不祥原注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
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
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
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

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
再拜之原注呂氏春秋書載箕子之言亦曰乃因畏畏嘯其考長舊有位人自余所逮見
五六十餘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
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鄒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
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故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
無倫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耆德也

馴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坳牧之盛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
授方任能而有騶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
功也吾未見殷有肥馬野有餓殍而能國者也

實始翦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
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
侈言之爾猶秦晉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
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

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徐瑛曰習鑿齒曰昔周人詠
棟曰爾雅翦勳也詩言太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
朝貢之職勳勞王事也坊按習氏之義証以雅訓及惠氏
之解則知文王三分有二猶合六州之眾羣勳于商當太
王之初基值殷宗之繼軌雖天佑岐周亦不得遽云翦商
矣汝成案翦有數訓爾雅釋詁勤也釋言齊也見左傳杜
注者則制也盡也毛傳于甘棠訓去于闕宮訓齊鄭訓斷
惟勤義小異而郭氏無注本朝邵氏正義以為踐之通
引踐修舊好不足以踐禮為訓亦牽強其餘諸訓雖小有
輕重大意則同詩書造原受命之本每有溢辭此亦靡有
子遺之類不必深求也徒以朱子據以注論語為太王因

有窮商之志未免以詞害意又實之以商道衰周日益大又似未審時勢遂致諸家紛紛耳

元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雉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元鳥亂鳥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楊氏曰簡狄吞卵非獨子長之說其來舊矣要毛公之說不可易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

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陟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原注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

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人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原注宋史張方平傳此最學者之大病也劉氏曰詩何著詩春秋之相終始也風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熄而采風之使缺詩于是終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于邶鄘南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內諸夏而外吳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寓王也頌以商爲殿者謂救周之文敬宜用殷之質也託夏于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義也王者損益因革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託王者于斯一質一文當殷之尚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義也孔子序書持韞神惜紀三代正權古列正變明得失等百王知來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之微言大義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原注汲冢周書伊尹朝辭之後創其例也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

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
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
作也而次於前原注朱子曰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故此渭陽秦康公為
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
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
皆刺厲王之詩原注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
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
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
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

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嚴太僕曰虞仲按亭林顧氏之說最為有見三百篇中前後世次錯在者甚多如小雅常棣閔管蔡成王時詩也而在采芣出車之前虞臺民始附文王時詩也而在文王大明之後蓋經秦火簡編殘脫漢儒掇拾補綴雁而存之未必皆孔氏之舊矣至於楚茨信南山八篇及黍苗一篇應從序陳古刺今之說十月之交四篇考之經文及史傳皆當作刺幽王非刺厲王之詩也

